



繁峙县地处太行山脉西麓，北倚恒山山脉，南对五台山脉。县境最高峰五台山北台顶，海拔3058米，为华北最高点。滹沱河源自境内泰戏山，山水从沟壑中流出，在孤山一带汇聚，有泰华池、马跑泉、品字泉等源泉汇入。在流经繁峙境中部时，受断层影响，河水由地表经落水洞钻入地下，形成20公里的地下来水。滹沱河，蛇也；沱，蛇也，后人为了表意准确，使“滹”“沱”字形出现形旁类化，此即“滹沱”命名之由。滹

沱河沿岸在先秦时期形成霍人、卤城两座城邑，秦代因在今县西部置霍人县，在东部置卤城县，汉晋间皆废。西晋末，原在雁门山北的繁峙县侨置于今原平市境，隋代迁入今繁峙县境，并于明代改“繁峙县”至今。

繁峙：北岳的祭坛

马晓东

葰人县与卤城县

古老的老制

繁峙县政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的葰人县和卤城县。

葰人县，秦置，属太原郡，治所在今繁峙县城东1公里圣水头村的古城沟。“葰人”是春秋古邑，在文献中也作“霍人”“霍人”“霍人”。如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：“偏阳，妘姓也。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，礼也。”这段史事发生在公元前563年，大意是说，晋国与诸侯灭掉偏阳后，送给宋国国君。又派周朝的内史选择偏阳妘姓的子孙，让他们住在霍人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霍人，晋邑，在今山西繁峙县东郊。”战国时期赵邑，有赵国尖足布“霍人”布。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：“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，降下霍人。”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：“霍，音琐，又音苏寡反。颜师古云：‘音山寡反。’按：‘霍’字当作‘葰’。”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葰人故城在代州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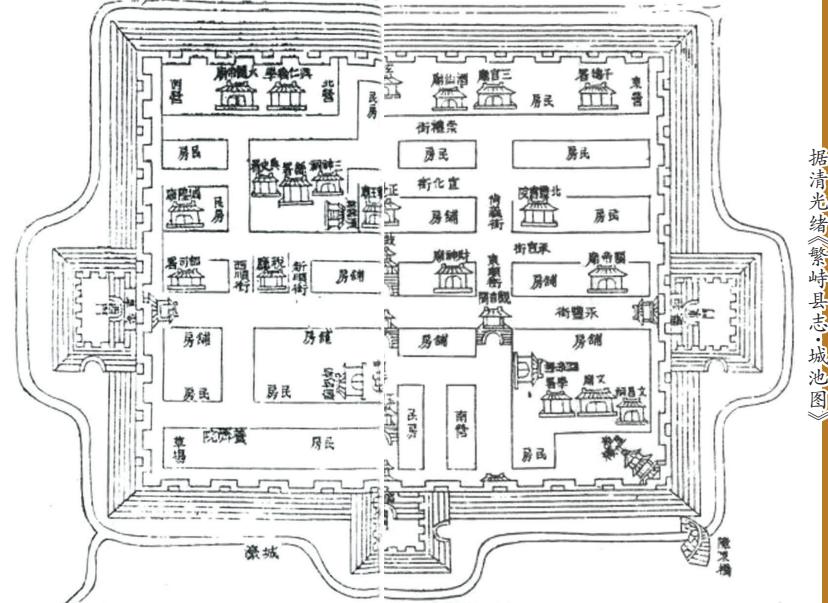
县界，汉葰人县也。”按《樊哈列传》作“霍人”，其音亦同。”

清光绪《山西通志·古迹考》：“葰人在繁峙县东。《县志》云：‘在今县东三里圣水村。’东汉葰人县废入卤城县。西晋复置，属雁门郡，晋末再废。”

卤城县故城在繁峙县东部大营镇小庄村卤城自然村东50米处。战国时期赵邑。赵国布币有“鲁城”布。秦置卤城县，属代郡。王莽改为“鲁盾”。东汉复名卤城，建安末省。清雍正《山西通志·古迹》：“卤城在（繁峙）县东百里故福都。周三里一百步，有东、西南、西北三门。本汉县。地多卤土，因名。”今城址尚存，平面呈长方形，东西长1000米，南北宽800米。有残存夯筑城墙。

北魏为广武县东部地，历经北齐、北周境内皆未置县。到隋代开皇十八年（598），原在陉北的繁峙县侨

置陉南后，经过二百多年的流徙，终于从今原平市境迁到大堡戍，即今繁峙县的代堡村一带。从此“繁峙”在葰人、卤城故地落脚，经过千余年的变迁形成今天的繁峙县。



皆建圜丘，元代于大都丽正门外筑坛祭天，明代设天坛、地坛等等。

为什么古代要在山下设坛祭岳而不上山顶？其原因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有所说明。文中提到秦始皇至泰山下，众儒生建议：古代封禅，乘坐用蒲草包裹车轮的车子，是怕伤害山上的土石草木；把地面打扫作为祭祀场地，席子用草秸编成，是由于易于遵行的缘故。秦始皇听到这些建议不以为然，而命人清理行车道路，自阳坡登上泰山的顶峰，立石颂功，又从阴坡下山，在梁父山禅祭地神。

其实儒生的建议“古者封禅为蒲车，恶伤山之土、石、草、木；扫地而祠，席用苴秸，言其易遵也”，才是古山下祭的原由。其一是上山祭祀会伤害土石草木，对山灵不敬；其二是山下扫地而祭，简便易行。

嘉四年（310）。当时，并州刺史刘琨与拓跋猗卢约为兄弟，形成军事同盟，上表加封猗卢为大单于、代公。猗卢受封后又请求封予陉北之地，刘琨遂将陉北的繁峙、崞、楼烦、阴馆、马邑5县南迁至句注山南麓，今大同盆地全境遂为猗卢所据。什翼犍即代王位，初都繁峙，建繁峙宫，成为拓跋氏迁都平城前的重要政治中心。北魏建都平城后，复置繁峙县为畿内县。东魏天平二年（535），因北方战乱繁峙县再次侨治于陉南。

繁峙县南迁后的新城邑在今原平市区南8公里处的板市村，本名“繁峙村”，又讹作“板寺村”，清光绪《繁峙县志》：“在崞县南四十里故唐林县南有繁峙村，今讹为‘板寺’，为后魏侨置之县。”到隋代开皇十八年（598），繁峙县从今原平市板市村，迁到今繁峙县的代堡村。并由此“定居”异乡，演变为今天的繁峙县。

“繁峙”地名的来历与先秦时期人们对北岳恒山的崇拜有关。

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开始，人类已经出现最早的对山川、天地等崇拜的原始宗教。特别是五岳这类雄伟壮丽的高山更寄托了古人丰富的幻想，成为他们膜拜的五方神灵。古人通过原始自然信仰，创制了畤祭仪式，对后来历代祭祀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。畤，从田寺声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”，也就是指祭祀天地五帝的祭坛。因为它只是建坛而不建房屋，但有基址，故云：“所基址祀地”。

畤的设置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相传黄帝时就在今陕西省境内的雍城置武畤、好畤，以郊祀上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详细记载了历史上古帝王举行畤祭、封禅敬祀天地的历史。从帝舜开始，每年要选择吉月吉日遍祀五岳，巡察五方。如二月巡察东岳泰山；五月巡察南岳衡山；八月巡察西岳华山；十一月巡察北岳恒山，“祭祀皆如岱宗之礼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：“（舜）十有一月朔巡守，至于北岳。”

繁峙，本名“繁峙”，故地在今应县县城东4公里的城下庄村东北。近年来，考古学界发现了战国“繁峙”平首尖足布，其地望即此地。秦汉时在此置繁峙县，属雁门郡。西晋末，繁峙县治所由此南迁，最后“定居”在今天的繁峙县。所以说朔州市应县境内的秦汉繁峙县，是今忻州市繁峙县名的源头。

回顾古人畤祭的历史，我们推断应县境内的繁峙古城，应是战国之前北岳恒山的畤祭之地。北岳祭祀也有悠久的历史，文献记载有帝舜“十有一月朔巡守，至于北岳”；周成王“巡守北岳，北方诸侯朝于明堂”等。根据先秦畤祭制度，祭坛一般都在高山之下。繁峙古城所在地应县的城下庄也正处在恒山西麓的出山口，距离恒山约40公里，这里当为古代畤祭的坛址。

繁峙位置的记载见于《水经

从繁峙县到繁峙县

唐代圣历二年（699）繁峙县治再从代堡村西迁至聚宝寨，即今繁峙县城南2公里的杏园村东。金贞祐二年（1214），升为坚州，属太原府。清光绪《繁峙县志》记载了“坚州”的来历：“其城三面枕涧，东临峻坂，最为险固，金坚州之名实取之。”

明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改“繁峙县”为“繁峙县”，其改名之由没有记载。光绪《山西通志》认为是讹误：“明洪武二年，改繁峙县。讹‘畤’为‘峙’。”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民间长期俗写，相因成习，最后约定俗成改“畤”为“峙”。

《明史·地理志》“太原府代州”：“繁峙，州东。元坚州。洪武二年改为繁峙县，八年二月来属。旧治在县南。成化三年二月移治

东义村。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徙于河北之石龙岗。”这里记载了明代的两次迁治情况。第一次是明成化三年（1467），“移治东义村”，据清道光《繁峙县志》载“东义村即圣水村”。大概这次迁徙时间很短，迁后不久又返回原地，所以清代《繁峙县志》都没有记载。第二次是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再迁石龙岗，即今县城。县城“周围四里有奇。”“城中鼓楼一，雄伟耸峙，称壮观焉。学校、庙宇、公廨、民廛，条理井然。新建东关店宇整齐，民居稠密，真金汤之固也。”对于明代的两次迁县治之说，光绪《繁峙县志》认为只迁过一次，“无成化中移治之说”，而东义“疑即今城旧名也。”

从明洪武初改“繁峙县”为“繁峙县”后，县名的含义也出现了新的解释。道光《繁峙县志》：“繁峙，以其环列皆山也，故名。”其后还完善为“山繁而环峙”之说，“北岳祭坛”的原意遂隐。这些解释自然遭到地方有识之士的反感，斥之为“望文生义，同一无稽”“直齐东语矣”。

小文结尾之际，有人提问：“畤”字理解了，那么繁峙的“繁”又是什么含义呢？平心而论，先秦地名古奥难解，也最忌去望文生义。但在文献失载的无奈情况下，我们不妨提出一个思路供参考。那就是“繁”古通“皤”，义为“白色”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青骊繁皤驥。”清人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：“繁者，白色也。读若老人发白曰‘皤’。繁，即是白。”由此推之，繁峙即“白畤”。先秦祭祀往往把五方、五色、五行结合起来，所以“白畤”类同秦襄公作西畤祭祀白帝，义为“西方之畤”。因为繁峙就在北岳的西侧，说明在其他方位还有北岳畤祭之地，这大概是指恒山东麓今河北省曲阳县的另一祭坛。